

最後閻頭 五幕劇

張道藩著

中華民國廿六年七月出版

最 後 關 頭

實 價 叢 角

著作人 張道藩

發行人 張道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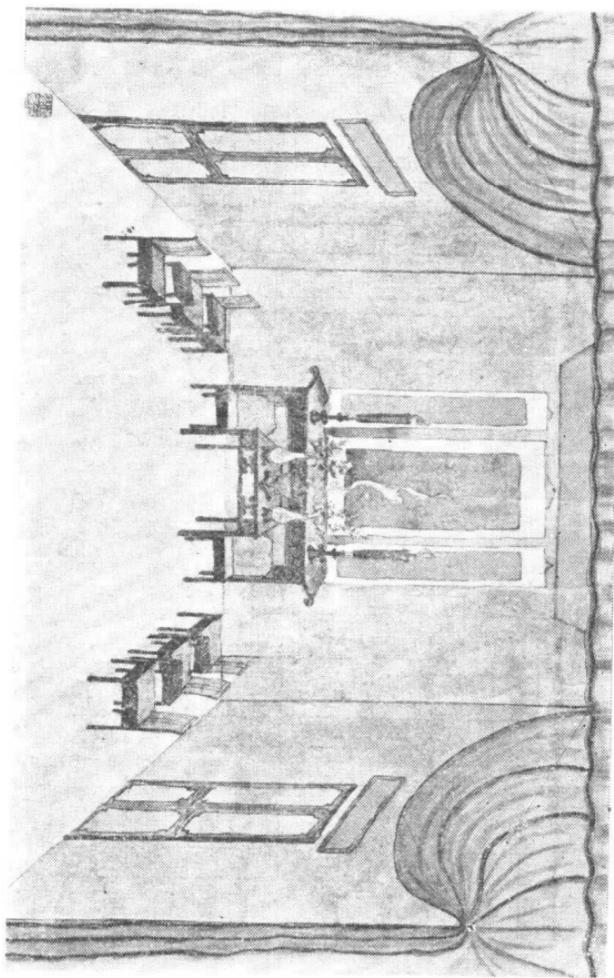
印 刷 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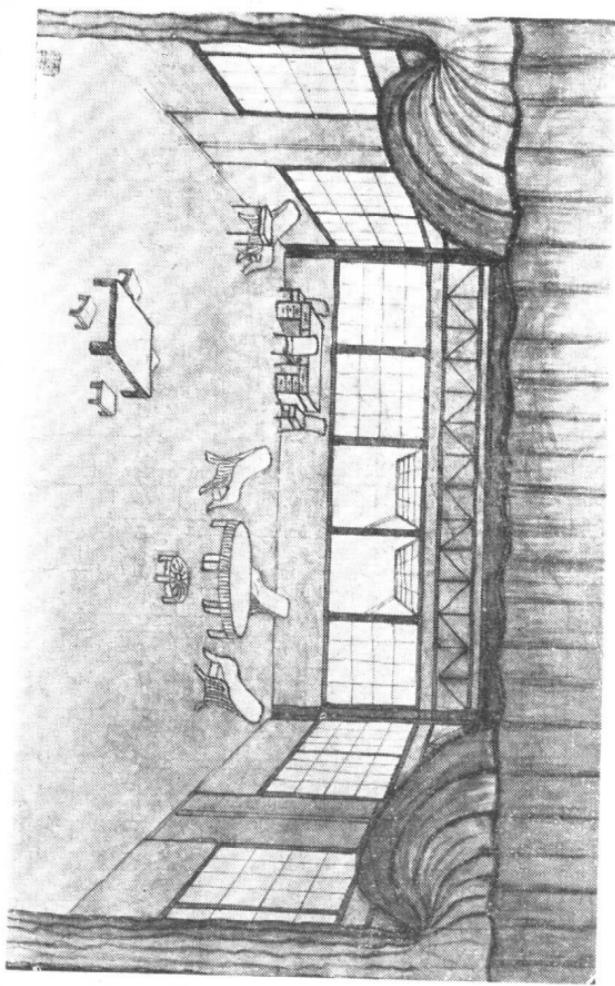
地 址 中山東路體政牌樓
電 話 二二二二七二

代 售 處 各 地 各 大 書 店

究 必 印 翻 權 作 著 有 書 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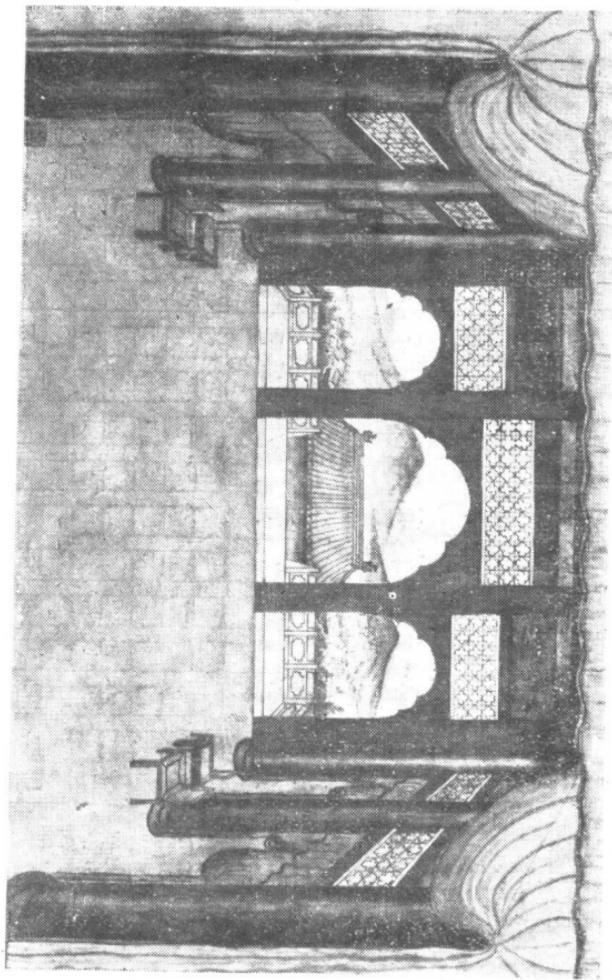
圖考參計設台舞幕三第頭開後最
四





圖考參計設台舞幕二第頭闌後最

圖考參計設台舞樂五第頭開後最



舞台設計參考圖說明

本書中所印之舞台設計圖係就設備比較完善舞台比較寬大的劇院（如南京國立戲劇音樂院）設計以作此劇在大都市公演時之參考。若嫌不夠華麗不夠偉大當然可以另為設計。若在設備簡陋之劇院，甚至於在農村露天廣場中演出則佈景，道具，服裝等等均可按實際需要為合理之變通。

最後關頭

引言

我對於戲劇本來是門外漢。在求學的時代，因為研究文學，引起我特別愛好戲劇的興趣。但是當時也不過歡喜讀劇本，歡喜看名劇，自己求欣賞罷了。近五六年來。我一天一天的感覺戲劇在文化上有牠特殊的使命。在教育上有牠偉大的力量。（請參閱附印拙著「戲劇與社會教育」一文）我纔利用公餘之暇。從事戲劇創作。從事戲劇實驗。於是在廿三年我大膽的發表了我的第一個劇本「自救」。並且從當時起，立下一個妄想的志願。希望此後有生之年，每年能寫一個劇本。過去兩年。總算以「自誤」及「密電碼

「充數了。今年則以『最後關頭』對於我所立的志願來交卷。

「最後關頭」裏的故事，雖然是以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的古國裏唐賀兩個大族械鬥式的鬥爭為張本。但是我要鄭重的申明，我寫這劇的主要意思並不是在提倡或鼓勵這種「械鬥」。自從這劇本發表於本年五月號文藝月刊戲劇專號。兩個月以來。我接着許多讀者的信和聽見許多朋友的談話，又看見幾篇對這劇本的批評，中間却有許多的猜測。有的生長在大都市或者教育比較普及省份的人。幾乎認為這種械鬥是不會有的事。有的人又說，就算有這種事，於我們的民族也是不甚光榮的，又何必拿來寫戲劇。有的人又在那裏推測這戲劇是含有「以小喻大」的寓意的。我真想不到這劇本會引起這許多的懷疑。

其實我寫這劇本的原意非常的簡單。我們雖然是一個有五千年

歷史文化的優秀民族。但是我們的國土這樣大，我們的人民這樣多，那裏能夠希望全國各地，全國人民的文化程度都是一樣呢？假如不幸的有些地方還免不了有這種事，我們又何常不可以取作題材寫出戲來給人們一個警惕！使那些橫強霸道的人知道，行兇終非好事，結果祇有自召滅亡！使那些被壓迫的人知道，到了忍無可忍不能不犧牲一切，以求生存的時候，祇要能團結一致努力抗敵終有最後勝利的一天！至於說這種械鬥的事不甚光榮。那又要看怎樣說法。我們這個世界上的人類，不是同樣都有過數千年的歷史文化嗎？不是也有許多自號為先進國家開化民族的嗎？可是那一個國家天天在想侵略這一個國家。那一個民族天天在想殘殺這一個民族。受過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的教訓還不夠。現在各個民族不是又在那裏處心積慮，各逞陰謀，劍拔弩張，張牙舞爪的對着牠們自己認為可以吞并

，可以消滅，可以強佔，可以殘害的民族示威或實行毒嚇嗎？這不是人類中間的械鬥嗎？這種事又有什麼光榮呢？又怎麼不可恥呢？把牠縮小來看，牠會比一個民族內部的兩姓械鬥更高明嗎？

以上的話，我僅是對懷疑者的意思的分析，並不是這個劇本含意的說明。若果讀者確認爲這劇本有「以小喻大」的寓意。那我只能欽佩讀者的聰明。更進一步講，假如這意義竟被讀者們猜中了，那麼這劇本不但是可以促起一個民族內不知相愛的同胞們的覺悟。

而且還可以促起了全人類各民族間的反省。那真要算意外的收穫了。

最後，我很誠懇的請求讀者對於這一個幼稚的劇本給以忠實的嚴正的指教和批評。那我就萬分感激了。

張道藩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於南京

最後關頭

張道藩

第一幕

人物

唐紹軒

唐宅家長。年七十歲。身着長袍馬褂。

唐建華

紹軒的大兒子。年約四十七八歲。身着長袍馬褂。

唐醒華

紹軒的第一個女兒。年約卅歲。身着中式女裝。

唐瑞華

紹軒的第二個女兒。年約廿五六歲。身着中式女裝。

唐衛華

紹軒的第二個兒子。年約四十四五歲。身着長袍馬褂。

唐安國

建華的兒子。年約廿歲。身着黑色中山裝。

唐靖國

振華的女兒。年約十八九歲。身着中式女裝。

最頭圓後

唐紹堯

紹軒的二弟。年約六十三四歲。身着長袍馬褂。

唐紹禹

紹軒的三弟。年約六十歲。身着長袍馬褂。

唐振華

紹軒的第三個兒子。年約四十歲。身着長袍馬褂。

僕人

身着普通長服。

賀母

同縣賀家村賀宅的家長。年約六十七八歲。身着西裝豔服。

賀純武

賀母的小兒子。年約十三四歲。身着黑色西裝。一臉橫肉。一望而知為一個橫

強無禮的粗人。

賀瑤瓊

賀母的女兒。年約十五六歲。身着西式豔裝。

佈景

唐府的廳堂。正面為牆壁。上部近天花板之一段有一橫扁額。上書「芝蘭堂」三個大字，兩旁有上下款小字。扁下掛一幅紅緞子寫的百壽圖。（或用壽星亦可）百壽圖旁掛一付

壽聯。聯語可借用「世代千秋歡喜堅固。」「君子萬年福祐久長。」或另作相當聯語亦可。百壽圖前面有長桌，高約四尺。長桌中間置壽果一盤。兩端置大燭台，插龍鳳燭一對。長桌前爲一方桌。中間置古雅檀香爐一個，燃着檀香。香爐左右兩旁置花瓶一對。內插鮮花。方桌兩旁置中國舊式大椅子兩把。台之左右兩邊各有一雙扇門。各門兩旁壁上皆有中國古畫。外來的人由台右的門入。到後面去的人從台左的門下。廳中除正面擺的桌椅而外尚有舊式大椅置於左右兩旁。每排三椅或四椅。椅與椅之間，皆有茶几。正面兩屋角處各置三四尺高之小台，上置古玩或花瓶盆景等物。其他的布置酌量應用。

(另附舞台設計參考草圖。)

這天是唐紹軒老先生的生日。正是陽曆五月五號。此廳

這樣佈置作爲壽堂。演壽戲的花廳則在花園裏。所以演戲的音樂聲音。隱約可以聽見。開幕之時，約在晚間九十點鐘。正是壽筵已畢。未走的客人大都在看戲。建華，衛華，醒華，紹堯，紹禹，正在廳中談心。安國扶着紹軒回到廳內來休息。振華、瑞華隨着後面進來。

紹軒

(年七十歲。身着藍袍黑馬褂。由他的孫子安國，孫女靖國，扶着走進客廳。

廳中先在之人齊起立致敬。紹軒走近廳時，微笑的說。—— 哇呀！這是做甚麼大壽，簡甚把人都累壞了。孩子們，你們今天招待了許多客人，恐怕也累夠了。(說完坐下。)

建華

(紹軒的長子。安國的父親。身着藍袍黑馬褂。年約四十七八歲。) 爸爸，我們沒有甚麼。大家雖然忙一點，倒忙得很高興。

紹軒

現在外面的宴會都完了嗎？

醒華

(紹軒的大女兒。年約三十歲。身着點裝。) 早就完啦，爸爸。有的客人已經走了。還有許多客人在花廳裏看戲。

紹軒

我忙了一天反而沒有得戲看。今天晚上演了些甚麼戲呀？
(紹軒的二女兒。年約廿五六歲。身着點裝。) 「精忠報國」，「可恨的漢奸」，都演過了。現在恐怕演「亡國恨」還沒有演完呢。

衛華

(紹軒的第二個兒子。年約四十四五歲。着藍袍黑褂。) 有幾位客人老早就想點這一曲戲。他們恐怕爸爸忌諱，說不吉祥，所以沒有敢點。後來我告給他們，爸爸是向來不迷信，不忌諱的。他們才點了。

紹軒

衛華，你說得很好。應該讓客人們儘量的快樂。在這種國難當頭的時候，讓大家看看這種戲知道點亡國的慘痛，心

安國

「細軒的長女。建寧的兒子。年約廿歲。着黑色中山裝。」

（細軒的長女。建寧的兒子。年約廿歲。着黑色中山裝。）

爺爺，你沒有看見剛才演「可恨的漢奸」那時候，大家那種情緒緊張的樣子。真教人感動。台上的人喊打漢奸！台下的人也不約而同的一齊呼打漢奸。有的客人把茶碗擲到台上去。有的客人把橘子皮丟上去。——

（尚未說完，靖國接嘴說。）

（振華的女兒。年約十八九歲。着點裝。）我還看見前幾排的好幾個客人向著台上吐吐沫呢！（大笑。）

紹榮

（紹軒之弟。年約六十多歲。身着長袍馬褂。似乎有點醉意。扶着紹禹的肩膀。）誰不討厭漢奸！剛才演「精忠報國」的時候。我看見秦檜那個怪樣兒。真想跳上台去踢他幾腳才痛快。我看在才相信從前有一個知縣老爺。看演風波亭的時候。要

中有點警惕也是好的。

紹禹

把秦檜抓來殺掉的話是眞的啦。

(紹軒的三弟。年約六十歲。身着長袍馬褂。剛隨紹榮進來。不等紹榮說下去即說。) 幾曲戲都演得真不錯。剛才演「亡國恨」的時候。大家鴉雀無聲的看着聽着。許多客人都感動得晶下眼淚來啦。

紹軒

唉！很好！這就是人心還沒有死的表現。我們大家只要自信力，只要真正有臥薪嘗膽的精神向前进。國家危亡，一定有救的。(稍停，對振華。) 今晚的客人都招待得很周到吧？所請的客人都來過嚟嗎？

振華

(紹軒的第三個兒子。年約四十歲。身着藍袍黑褂。)除了賀家村的賀家

安國

哼！他家不來有甚麼關係！每逢我們家有了喜事。他